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玉藻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姚氏際恆曰鄭氏云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按鄭第謂錦衣復有上衣孔則謂襲衣上有正服益過矣說見上然鄭說亦未是也詩言衣錦絅衣祇謂錦衣加以絅衣非必謂裘上之錦衣也如此說詩豈不成滯且裼衣上加衣卽是襲矣

君無故何為襲乎鄭又曰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按記文所言似本秦風錦衣狐裘而云與前言天子皮弁視朝不必強通鄭為此說者蓋謂皮弁之服白故思附會之不知皮弁亦非白服郝仲輿謂皮弁服元端是矣第玩鄭用與字為語助亦屬疑辭孔氏乃曰必知狐白裘上皮弁服者以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白三者相稱皆為白也尤附會記文下節言君子本論語鄉黨而云此言君本秦風而云不必貫通不惟皮弁非白且何以知此錦為白況錦從無白者其字從金金黃色即有白者亦非純白也正不

知天子視朝白冠白裘白衣白服何爲耳

朱氏軾曰士不衣狐白謂不獨君衣狐白卿大夫皆得衣惟士不衣耳

姜氏兆錫曰狐白裘狐白毛皮爲裘也以衣加裘曰裼詳見曲禮虎裘居右狼裘居左示威也狐白希貴故士不衣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姚氏際恆曰羔裘豹飾記文本鄭風而云因廣之爲

狐青裘豹褎麛裘青豻褎也何以知之唐風有羔裘豹褎今變褎爲飾不依唐風而依鄭風以鄭風美其武力故也麛裘絞衣羔裘緇衣狐裘黃衣本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而云因廣之爲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也絞當作縞或音近致譌或古字本通未可知縞質本素此亦以縞爲素也若直作絞絞衣則無所出耳鄭以絞爲蒼黃之色杜撰絞固不可爲色況以爲蒼黃之色乎其以爲蒼黃之色者意欲合衣裘爲一色論語素衣麛則當以絞爲素而不能者蓋已于上狐裘之錦衣爲素錦茲不得更以絞爲素

而以麛鹿多蒼黃色故𡨋以絞爲蒼黃之色耳至于論語之素衣麛裘則任人以麛爲白亦可以素爲蒼黃色亦可第顧此不得復顧彼矣其狡獪如此千載以下皆瞶瞶相承訓絞爲蒼黃之色而不知其由如此豈不可笑哉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卽上節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之義復言之者以見大夫不得衣錦惟諸侯乃得衣也上狐裘黃衣黃狐也此狐裘白狐也則上言君本秦風此言君子本論語自明而錦衣之不必白以與本論語者相貫通益明矣　自註疏以來解者皆以狐青裘爲燕居服麛裘爲視朔

受聘享服羔裘爲朝祭服狐裘爲蜡祭息民服悉穿鑿附會之談記文初無此義一埽而空之可也

姜氏兆錫曰君子謂大夫士也狐靑毛皮爲裘豹皮爲袖則玄色綃爲衣也麛鹿子豻胡地野犬絞蒼黃色飾亦謂袖也麛裘以下見論語而小有同異錦衣狐裘見上文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見賢遍反

孔氏穎達曰皇氏云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

加中衣冬則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衣熊氏云六冕及爵弁君以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謂之功裘內外諸侯朝服則以羔爲裘不用狐青劉氏云禮惟云大裘而冕下冕皆不言裘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大裘上有衣則與玄冠無異是以小祀與昊天服同二家皆非惟熊氏爲勝

劉氏曰六冕服皆黑羔裘禮惟云大裘而冕下冕皆不言裘案下冕不言裘者以大裘而冕則下冕皆裘不言而可知

彭氏汝礪曰前言羔裘有裼衣此羊裘不裼者羔乃羊子貴者服之此羊裘賤也

萬氏斯大曰觀此則知裘外有裼衣裼衣外有襲衣去襲衣曰裼加襲衣曰襲裼衣直領故見裘之美襲衣即深衣深衣衣裳相連全體掩蓋美不外見故曰充美　又曰後章云禮不盛服不充卽充美之謂也

尸襲者以孫之身象祖之身禮盛充美故襲也

姚氏際恒曰尸襲郝仲輿謂人始死之尸此義甚新而確若祭爲尸者固不必襲也其以執玉龜襲謂指玉龜則鑿而無理矣執玉云襲曲禮下云執玉有藉

者裼無藉者襲不同者此以圭璋爲主見聘禮

朱氏軾曰裼易也襲斂也裘外有裼裼外有襲裼與裘爲表又與襲爲裏取互相表裏之義故曰裼裼被裘襲又被裼取重復覆被之義故曰襲此裼襲正解也若此節所謂裼露見也所謂襲全覆也未嘗無襲但襲不盡裼人見襲亦見裼故曰裼未嘗無裼但裼隱於襲人不見裼惟見襲故謂襲裼與襲之分在見美不見美也美屬裼亦屬裘意古人加衣于裘上亦如今之表裘微露邊袖及領但不縫合耳襲衣有二一較裼少短狹而直領故裼之邊與領皆露露裼即

露裘矣故曰見美一較裼長廣而曲領則裼全覆而不露故曰不盡飾孔氏謂裼爲開露後人遂以裼爲袒蓋因士喪禮有袒襲之文而誤解此耳不知士喪禮所謂袒襲者哀甚則袒哀止則襲有事則袒事畢則襲非此裼襲之謂也曲禮云暑毋袒豈有當君前而袒反以爲敬者乎至國風袒裼暴虎孟子袒裼裸裎借露字用耳人臣事君主于悅愛故見美而盡飾爲尸執玉龜襲上君在君重祖考故爲尸者不裼重寶瑞故執玉龜者不裼無事謂無爲尸執玉之事也弔不裼哀無飾也大抵有吉事則裼見君長則裼故

裼之時少襲之時多也

姜氏兆錫曰犬羊裘庶人所服故不裼又言不文飾也不裼以明之　又曰見美謂裼裘主于露見其美也見則盡飾矣弔謂弔喪君在謂朝也　又曰充美謂襲服主於充揜其美也充美則不盡飾矣尸謂祭爲尸執玉謂聘執龜謂卜也執玉有裼有襲執璧琮束帛以享則裼執圭璋以聘則襲此蓋主聘圭而言也其無弔祭聘卜之屬之事則以見美爲敬而充不敢矣疏謂敬有二體以質爲敬者則襲是也以文爲敬者則裼是也　又曰此章承前禮服之制而申言

衣也

方氏苞曰裼襲或言裘或言服者于見則舉内之裘于充則舉外之服也君在喪所也古者卿大夫之喪君皆弔臨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音求須崔陸音班孔陳如字文孔陳去聲崔陸平聲

盧氏植曰大夫以魚須及文竹爲笏

崔氏靈恩曰用文竹及魚班

陸氏德明曰以魚班飾文竹之邊

吳氏澄曰文者其飾也本者其質者也俱飾竹也旦

言之爾大夫竹質而魚須爲之飾士象飾而竹爲之質也

陳氏澔曰陸氏音須爲班而疏引庾氏說與應氏說相近宜讀如字

姚氏際恆曰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氏謂大夫士飾竹以爲笏殊混大夫飾笏以魚須士飾笏以象則士貴于大夫矣爲此說者大夫尊而屈士畀而伸此曲說也且魚須與象既同爲飾竹何以上曰文下曰本用字如是參差乎解者于大夫句或謂以魚須飾文竹之邊或謂以魚須及文竹爲笏于士

句或謂竹字句絕或謂本字句絕凡此固非一說而爲士貴于大夫之弊則一耳愚按大夫以魚須文飾其竹士則直用竹而已本象可也雙承大夫士言謂其笏之本皆用象可也天子諸侯之笏其玉與象皆純物別無本故上云年不順成天子衣布搢本卽以有本之笏謂之本也

朱氏軾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不言竹而言本可知此言竹本乃竹之本也陳說似當象可也三字又當以陸說爲準

姜氏兆錫曰球美玉也文飾也魚須疏引庾氏謂用

鮫魚須飾竹也本猶頭也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以魚須士遠尊而伸故飾以象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于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則書于笏笏畢用也因飾焉說本又作稅同他活反免音問畫呼麥反造七報反

孔氏穎達曰天子尊極恐臣畏懼不敢執笏故特言見于天子明臣見君無不執笏也笏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儀太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君入大廟當事則說笏時臣驕泰僭放于君當時亦說笏故

記者明其非𢍁禮旣搢笏於帶必盥洗其手謂須預潔
淨於後雖有執事於朝不須盥矣以其初盥已畢也
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于笏笏畢用者謂事事皆
用笏記之故因而飾以爲上下等級焉
姚氏際恒曰笏畢用也郝仲輿曰畢簡也學記云佔
畢書記用之又畢蹕通止也大射禮司馬以弓爲畢
大夫君前記事指揮不敢以手用笏當畢故曰畢用
此說特新存之
朱氏軾曰見天子與射無說他可知已或曰入大廟
何以說曰此今人之違禮非古也古禮惟喪事說然

小功非當事而免則亦不說或又曰執事以盥爲敬
事非一事則盥非一盥盥則說矣曰將搢笏執事必
先盥手既盥之後雖有事于朝不復盥手不盥故不
說也既搢必盥謂在廟時廟朝是一時事如聽朔于
廟覲朝受享于廟受覿于朝之類是也
姜氏兆錫曰見于天子謂朝聘于天子射謂大射無
脫笏謂搢之也免亦脫也諸侯朝則執命圭而搢荼
大夫聘則執聘圭而搢笏及其合瑞授圭各執所搢
此時天子與之射以選士亦無脫笏也況入太廟以
祭哉小功則禮勝情故亦不脫當事而免則事勝情

故脫之　又曰方氏曰太廟內君當事則脫笏以避尊者後世臣或脫之則僭矣　又曰必盥者爲將執事也故既盥雖執事于朝亦不再盥明愼始也　又曰造受命詣君所而受命也畢用兼畫事書命之類惟其用大故因飾爲等級如前也

方氏苞曰入朝時既搢笏必盥手故執笏于朝勿再盥盥登車不執笏至朝而後執也疏義甚明方氏乃謂在廟搢笏必盥及有執事于朝不再盥恐未安廟中之事無中輟者方執事于廟無因忽又執事于朝且廟中設盥水故執事者得盥不聞朝設盥水今曰

盟于廟則于廟勿再盟似平時朝中可盟未知何據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色介切去上聲

朱氏軾曰王氏說最當

姚氏際恆曰笏度一段上言天子至士之笏其制不同今謂其度同皆長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上則殺六分而去一得二寸半也知知同者以記文不分天子諸侯大夫士也知殺單屬上不屬下者上圜象天下圜象地且便下亦殺不便于執矣徐伯魯謂殺搢殺其上者便于執而搢之則便于搢其下者便于不便于執矣便于執者何嘗便于搢耶鄭氏妄執玉

人抒上終葵首之說謂殺猶杼不知玉人之說言長三尺之大圭也大圭乃天子所服大夫士無圭笏則天子至士皆有之安得以大圭釋笏乎鄭亦自知其不可通故隱其大圭之名而但以杼上終葵首言之也　又曰天子杼上中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又杼其下此不獨誤解殺義又新安王氏謂天子至士上下皆殺鄭仲興謂天子上中下廣皆三寸諸侯殺上大夫上下殺紛紛之說無非臆測且若是則大夫士亦皆有圭矣又鄭于上天子搢珽云此亦笏也或謂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相玉書云珽玉六寸明自炤于此處則但以殺爲杼意似以殺上爲六寸者大圭

既是笏則笏長三尺殺上六寸然以三尺去六寸按之不合于二尺六寸之數以二尺六寸加六寸按之又不合于三尺之數陳用之因此謂玉藻所言非天子之笏尤謬鄭亦自知其不可通故隱其相玉之說而但以杼上杼下言之也其欺世也如此　又曰笏與珽別珽從玉圭屬故上天子搢珽不言士也笏從竹其初以竹爲之天子至士皆得用焉其後日趨于文尊卑有別故又有球玉與象及魚須文竹之不同夫笏既非珽則其非大圭益可知以珽亦非大圭也鄭前以珽爲笏又以大圭此處又以笏爲大圭其欲以笏爲大圭故前以

珽爲大圭珽與笏既同爲大圭故前以珽爲笏其展
轉膠結可笑如此
姜氏兆錫曰博廣也笏度長二尺六寸其中廣三寸
王侯大夫士皆然但王侯則從中以上漸殺至首止
廣二寸半大夫士又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是皆
六分而去一也天子方正天下而亦殺者蓋雖上殺
而上首則方義不相悖也
又曰此章通前三條言笏之制與其用也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
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

姚氏際恆曰鄭以素帶終辟屬諸侯似是但陳可大必謂而下闕諸侯字則非矣惟天子有朱裏裏字而素帶大夫素帶皆不言裏鄭謂諸侯不朱裏合素為之士以下皆禪不合此因記文士以下與大夫以上之帶無甚降殺故為此說然其實臆測也辟鄭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陳可大謂讀如前章縞冠素紕之紕緣也方性夫謂讀如闢辟之辟郝仲輿謂辟襞通裂也古者裂帛為帶疊摺縫之愚按大抵辟是開裂其帛方郝之說緣飾帶側陳鄭之說而已如是則諸家之說本自合一何必各豎一義以示異乎天

于諸侯大夫皆素帶獨居士錦帶未詳徐伯魯謂不言率辟則以不率無辟爲殺恐曲說

姜氏兆錫曰紕緣也制見後素白練也終竟也天子白練爲帶朱爲裏而竟帶盡緣之也而下闕諸侯二字或曰而字乃君字之誤也諸侯亦素帶竟緣但不朱裏大夫則又惟緣其兩耳及下紳其要後不緣也練熟繒也士以練爲帶單用無裏而緶緝其兩邊故謂之綷其兩耳皆不緣惟緣其下紳而已居猶處也

鄭氏謂有道之處士也縞鮮白繒也以絹示文以縞示質也何氏曰王侯至士因分異制居士弟子因道

而異尚也　又曰紐者帶之交結也并紐約用組疏謂并並也天子以下至弟子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也方氏謂合并其紐用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解也按如疏說則五字爲句方說則并紐二字爲句約用組爲句考下章童子並紐錦句方說較有據也

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孔氏穎達曰組闊三寸長齊於帶者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引子游之言以證

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長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

姚氏際恆曰三寸長齊于帶其上疑有脫郝仲輿承上爲解謂后夫人之衣不及紳三寸婦人之帶長于衣由說也

姜氏兆錫曰三寸言其廣長齊于帶者言紐之垂適與紳齊也　又曰紳長制士三尺者舉卑以見尊也有司欲便於趨走故特云五寸又引子游之言者人長八尺自要而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而紳居二故

長三尺也韠蔽膝也結即紐也紳韠結三者皆長三尺故曰三齊也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孔氏穎達曰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爲之廣四寸士用單練廣二寸再度繞腰亦四寸有率謂其帶既襌亦以箴線緶緝其側但繂襵之而已無別裨飾之箴功
方氏慤曰言雜帶則知素帶之爲純言素帶則知雜帶之爲采矣

姚氏際恆曰此段之義多未詳大帶疑即是正服之帶雜帶疑即是雜服之帶此陳氏集說後一說然大帶蔽大夫一句疑上下有脫誤或謂言四寸則大夫以上皆四寸未必然也雜鄭謂即上下之裨然未有前謂辟後又謂雜者孔氏不從鄭註又謂即上之裨然尤混矣故疑雜帶是雜服之帶也朱綠玄華鄭分朱綠為上下玄華為內外亦無据華鄭謂黃色据或黃訛華則有之若華則非黃色也鄒仲與謂華為有花文尤繆朱綠以下皆言色此何為獨言花文乎士緇合士冠禮之說辟即上之辟辟二寸再繚四寸鄭單言士非

是蓋通承雜帶言也陸農師曰大帶四寸雜二寸再
繚四寸雜帶之二當大帶之一此說雖明提第恐不
止大夫大帶耳凡帶有率無箴功未詳鄭凡帶爲有
司之帶蓋若解凡爲大凡之凡則辟乃是用箴功者
何云無箴功乎然据文義自指大帶雜帶言此凡乃
大凡之凡非凡庸之凡也下有司二尺有五寸未嘗
云凡又下凡帶必有珮玉豈亦指有司耶陳可大因
以爲箴縷細密若無箴功成容若謂失之過巧是也
郝仲輿謂不必箴縷工緻亦鑿方性夫曰凡帶率之
而已故無用箴之功以縫之此說較可然帶之有辟

亦用緣矣此所言謂率處無之耳終費曲折　又曰据鄭仲興惡依原文爲解但天子素帶朱裏終辟似當在而素帶終辟前三寸長齊于帶似不當在夫人揄狄下君命屈狄似當在夫人揄狄下　又後有裏者三字及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十一字明係闕失重出必謂記文無脫誤亦未然　又曰据鄭氏以爲錯簡而移易之但三寸長齊于帶不當在并紐約用組下紳一段不當在長齊于帶下以韠一段在後此處不應先路韠字也肆束及帶十五字此屬下文言童子事移來言無謂徐伯魯又以凡帶有率無箴功當在率下辟下肆束及帶十五字當在紳一段下

按此兩處之文鄭已爲錯簡而移易之矣徐認爲原文復以爲錯簡尤足哂也

朱氏軾曰辟開也紕其兩旁有開而廣之義故曰辟帶縪于要者爲鞶垂于前者爲紳紳終辟則鞶與紳皆辟也辟垂者辟所垂之紳不辟鞶也辟下者紳不全辟但辟其下端也諸侯之異于天子但不朱裏大夫之異于諸侯止不終辟皆有朱裏合複爲之士以下則襌而不合故用率率者循其經緯之理而襌之也有司之帶不言何以同于士也紳制帶下三之二約略言之也帶下四尺紳三尺則二有餘有司之二尺

五寸則二不足帶之交合處有紐組所以約結此紐
也雜即辟也士緇辟二寸謂連辟爲二寸可知大夫
以上之四寸亦連辟言之也凡帶兼居士弟子有司
言無箴功無辟之箴工　又曰山陰陸氏以雜帶另
爲一條謂素帶爲冕服之帶雜帶爲爵弁皮弁玄端
之帶知然者以士冠禮爵弁等服皆緇帶也據此則
士帶緇色天子諸侯以朱綠辟緇大夫以玄加華彩
辟緇士以緇辟緇二寸兼上下言再繚四寸謂雜帶
再繞敵大帶之一繞四寸也此與註疏解異存之備
參

姜氏兆錫曰陳註士緇辟句陸氏士緇句辟二寸句
又曰古經本章多與後章脫爛雜亂鄭氏訂定如此
然此節文義終未安據舊註四寸大夫以上帶廣之
度亦舉臯以見尊也雜帶謂雜色爲辟緣也華黃色
也君朱緣者王侯素帶終辟兩耳以上辟以朱下以
緣也大夫玄華者大夫素帶辟垂其兩耳辟以玄下
以黃也士練帶下辟則緇而已蓋通帶質與辟而言
之辟也大夫以上帶皆廣四寸士捽帶惟廣二寸然
再繚要一匝則亦如四寸矣按舊註如此是大夫以
上雜帶卽大帶士帶雖小異亦不啻如大帶也然考

雜記篇公襲九稱朱綠帶中加大帶於上凡襲衆生服則所謂朱綠帶者正此朱綠之雜帶而所謂中加大帶于上乃雜帶之外又加以大帶甚明也則舊註又安得臆度牽合而自爲之矛盾哉今考陸氏云大帶者正服之帶雜帶者雜服之帶是大帶四寸者正言大夫以上素帶之廣度而朱綠玄華纁者乃言君大夫雜帶之彩色也其說正與雜記相發明且其以辟二寸爲句再繚四寸爲句則末句乃通申王大夫士之辟制更可正士緇辟牽合爲句之誤矣大帶四寸不及士者大夫以上皆以素而士獨以練其帶廣

于四寸也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而士獨以緇者蓋非素亦非練則緇亦得與朱綠玄華同謂之雜與

又曰謂率襞之處縫緝細密不見若無縫功也　又曰辟餘也如周南伐其條肄之肄東猶約也及與也帶謂紳也勤勞也言約帶之餘組與下垂之紳凡勤勞者有事之時則收而斂之若事迫趨走則直擁而趨之也　又曰此章言帶之制也

方氏苞曰於大帶四寸下更舉雜帶則自君及士皆二寸盡四寸而襞襀之也雜帶狹取其便舊說再繚腰一币則于四寸義難通于大帶舉大夫于雜帶二

寸再繚皋士明自君以下皆同也蓋帶之廣加于四寸則不便于束既取備便而再繚則君大夫不宜有異如有異則宜有明文以別白之蓋帶之辨在畢而不在長短廣狹也肆者紐約之餘帶者下垂之紳束者紐繫所束之玉環也蓋惟佩玉不利于勤者之事及走趨故收攝玉佩則并事佩及紳約之垂者此禮蓋爲士大夫設若尋常男女事佩不碍走趨及有事也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韠音必圜音圓殺去聲挫作臥反

孔氏穎達曰知朱韠非祭服韠者若其祭服則天子諸侯祭服玄衣纁裳其韠則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赤色何得云大夫素士爵韋且祭服之韠大夫以上謂之韍士爵弁謂之韎韐不得稱韠故知非祭服也

成氏伯璵曰古者韠韍用皮今用絲以代之故其字從絲也

陳氏澔曰詩疏曰古者佃魚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

吳氏澄曰韠之制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自上之左右角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之左右角廣二尺處盡其所裁一直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自上之左右角正裁而下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一尺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二尺又自上五寸之下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五寸之上廣二尺處止上下各有五寸皆不斜裁故方大夫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廣二尺就此廣處左右皆斜裁之至上左右角廣一尺處盡其上端之左右及左右之兩邊各剡一寸去其兩角其下端裁方與

諸侯同上端不裁方但剡其兩角而已故圜士之下
端左右角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止處廣二尺亦就
止處斜裁止上端廣一尺處盡如大夫但不剡圜二
角蓋後直而前方故曰前後正上端用爵韋橫紕表
裏各五寸中間長二尺亦用爵韋紕其左右二邊表
裏各廣三寸其下端用生帛橫緣表裏各五寸其四
角領紕邊紕下緣相接處用五彩之紃斜襯其兩緣
之交會處
姚氏際恆曰鄭玄曰此玄端服之韠也孔氏曰七冠
禮玄冠玄裳黃裳雜裳爵韠謂士玄端之韠此云士

爵韋故知是玄端之韠也愚按儀禮禮記不必盡同士冠禮稱朝服爲素韠玄端爲爵韠士大夫應同則不得獨謂之玄端之韠矣鄭又謂韠象裳色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按儀禮素裳亦是朝服非玄端也　又曰韠蔽膝也古用皮蔽前因名蔽膝韠韍韐三者解者以爲一物而異名今按韍芾通詩言蔽芾則韍之爲蔽無疑矣韠之爲蔽或云音同韐即詩韎韐或合皮爲之故名韐然皆不能悉考矣鄭于下一命緼韍謂韍爲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孔謂易困九二朱韍方來利用享祀據鄭孔皆謂

祭祀稱韍然小雅采芑篇朱芾斯皇則又爲戎服也士冠禮爵弁韎韐鄭于下一命緼韍謂緼爲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遂据以爲士服然小雅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奭則又爲諸侯服也可見不能執一爲說如此又考鄭旣以韎韐爲士服其解瞻彼洛矣之韎韐無以言之則謂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其謂諸侯世子者牽合王制諸侯之世子未視爵視天子之元士之說也其謂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者以在喪不宜服韎韐若已爵命又服諸侯之赤韍惟除喪以後爵命以前庶可服之以見韎韐之爲士服也鄭說

詩之誤多因說禮及之附志于此以見一班陳用之
祖其說謂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又謂貴者
以朱芾卑者以韎韐無識甚矣　又曰按記文所言
亦與諸經不能盡同此云韠君朱若小雅朱芾則卿
亦朱矣曹風赤芾則大夫亦赤矣此云大夫素韠若
曹風素韠則又爲喪服矣不特此也此云士爵韋下
又云君子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則亦不獨士矣在本
篇且然況他經乎
朱氏軾曰韠之制惟吳文正公論最當然于殺之義
尚有未盡愚意上下五寸方中一尺斜則從上之兩

角至斜裁一尺之末乃與斜之間微有凹處必刖用物補之此所謂殺也孔氏云上殺五寸是領下殺五寸是緣如此則是諸侯韠有紕緣而天子無之矣若謂殺領緣之四角另以物補之則又不得謂之方矣

又曰韠制長三尺上下各五寸合中斜之一尺共二尺上紕五寸下緣五寸合爲三尺至左右紕吳云各三寸竊意直紕長二尺上接横紕下接緣帛若各寬三寸則下緣必二尺六寸上領亦一尺六寸矣不應直長三尺并領與緣言之横廣一尺一寸又除左右紕作算也姑缺之以俟知者

姜氏兆錫曰韠蔽膝也以韋爲之故字從韋又著衣畢然後著之故名韠也爵者韋色如爵赤多黑少也凡韠象裳色玄端服王侯朱裳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故韠色象之若皮弁服則皆素韠也　又曰詩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之意也　又曰圜殺直總目其制也天子直者前後左右四角無圜無殺也諸侯前後方者下爲前上爲後其下與上方而已左右從殺制變於天子也大夫前方後挫角者又圜其上角以變於其君正亦

方之義士賤不嫌與君同也

方氏苞曰舊說圜殺直三者韠之形制非也言尊卑之等圜者殺于直耳諸侯前後方則殺于天子之直矣大夫後挫角則又殺于諸侯之前後方矣註疏殺者去上下各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亦非也直者以全韋爲之而邊幅皆直也前後方者上下皆尺以取方而旁以別韋合之所殺者下廣左右各五寸而上廣無變也知然者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非下廣左右各去五寸以達于上廣則不得云方矣大夫亦上下皆尺以取方但上角微挫耳正郞直也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頸古井反又吉威反

成氏伯璵曰中紐謂之頸以皮爲之兩邊紐謂之肩皆穿於革帶者

陳氏祥道曰雜記云會去上五寸又云不至下五寸其中餘二尺也則韠之頸肩在上自頸肩而下其身也鄭氏別以其身之五寸爲頸而會爲頸縫是肩在頸上矣

吳氏澄曰中頸廣五寸左右肩各廣二寸頸至左右肩中間相去各五寸合爲一尺與韠之上端同廣

朱氏軾曰頸與肩乃安于韠上以爲繫者鄭註甚明頸在中寬五寸肩在兩旁寬二寸不言長取足以繫而已方氏乃謂上下大中間小爲頸未當

姜氏兆錫曰上廣一尺下廣二尺言其横也長三尺言其縱也頸五寸在中故謂之頸肩其兩角也博亦廣也肩與革帶皆廣二寸也上下文皆言貴賤之制異此言貴賤之制同也　又曰方氏曰頸中央也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有肩故名肩又以繫於革帶故并言革帶之廣也陳氏曰雜記云會去上五寸又云不至下五寸其中餘二尺也則韠之頸肩在上

自頸肩而下其身也鄭氏別以其身之五寸爲頸而會爲頸縫是肩在頸上也愚按韠制合玉藻雜記參之其圜殺直廣長與頸肩會紕純紃之屬大略可曉而註疏間有矛雜未明者以蒙況況禮圖及諸儒之糾紛乎今自本文之外節錄方氏陳氏之明著者於左以訂註疏頸肩部位之失長三尺通言其長也其頸五寸卽雜記會去上五寸之五寸乃長三尺中之上五寸而其中其下尚有二尺五寸合之則三尺頸之長五寸其廣本一尺卽上廣一尺之廣也去兩旁之紕各三寸廣實四寸故名頸而其兩旁三寸之上

二寸以繫革帶居其兩角故又名肩也

方氏苞曰韠之有頸所以綴于腰也韠以韋爲之頸太廣則不能順貼故止用五寸又恐其左右偏側故于兩肩各爲革帶以綴于腰而革帶之博則二寸也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緼音溫韍音弗幽音有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此玄冕爵弁服之韠此亦執士冠禮爵弁靺韐之文爲說猶之前以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爲玄端服之韠之見也蓋前以記云士爵韋可合士冠禮玄端爵韠故通以爲玄端服此以記云一

命緼韍可合士冠禮爵弁韎韐故通以爲玄冕爵弁服鄭執禮解禮之底裏如此緼纁也即上緼爲袍之緼緼韍謂以纁爲韍不言色則不得用赤可知鄭以爲赤黃閒色硃杜撰又云所謂韎也亦非按詩云韎韐有奭言赤色也士冠禮爵弁韎韐取其衣之貫者言之安得以緼韍爲韎韐乎孔氏曰此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緼韍則當彼韎韐若子男大夫俱名緼韍不得爲韎韐也以其非士故耳其辭遁如此幽即黑閒色不必又讀爲黝

朱氏軾曰韠畢也韍芾也韐合也一物而異名可謂

之韠亦可謂之韍與韐不必有尊卑之別也其色稱
裳上節言玄端服天子諸侯玄衣朱裳大夫玄衣素
裳士玄衣玄裳故韠色亦因以別此節言爵弁服爵
弁纁裳故韍用緼與赤若皮弁素積則韠皆素矣又
曰鄭氏謂古者佃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
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不忘本也又
謂衣之上韠者執事以蔽裳爲敬二說可並存韍又
作芾方氏謂古者蔽前一巾耳故名芾芾本用皮後
世間易以絲故名紱

姜氏兆錫曰韍即韠也在燕服曰韠在冕服曰韍衡

者佩之衡也因韠而及之也緼赤黃色黝黑色蔥青色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公侯伯之大夫及子男之卿再命公侯伯之士及子男之大夫一命　又曰此章言韠之制也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禒衣褘許韋切揄音搖屈音闕再命褘衣褘讀作鞠襢音展禒吐亂切

孔氏穎達曰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爲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註司服云三夫人及公之妻其屈狄以下乎爲兩解之也

朱氏軾曰服有六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惟王后暈

翟其九命以下揺翟五命至三命闕翟闕翟者翦繒
爲翟形縫於衣上而不畫故不言何翟也　又曰夫
人不言命者或位尊不待命子男以下得命乃服如
今婦人冠帔必受封始服也
姜氏兆錫曰此言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也禕爲翬
揄狄爲揺翟屈爲闕者翬與揺翟皆雉名衣刻爲翬
與揺翟之形而五釆畫之故名翬與揺翟其名闕翟
則刻其形闕而不畫故也禕爲鞠者鞠衣色如鞠塵
亦象桑葉始生之色所謂桑葉服也六者禕衣色玄
揺翟青闕翟赤鞠衣黃襢衣白褖衣黑王后服禕衣

三夫人及上公九命之夫人皆服褕狄子男五命之夫人服屈狄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其妻皆服鞠衣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其妻皆服襢衣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今或稱號不稱命或槩稱君命者蓋夫人褕狄兼九命七命故不稱命而子男夫人屈狄不得復稱夫人且兼內命婦九嬪之屬故槩稱君命也不詳次其九命者周禮典命內臣八命加從九命六命加從七命四命加從五命外臣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下文命皆男子是也六服皆見周禮內司服職上得兼下

下不得兼上故本職冠以王后之六服也
方氏苞曰疑惟子男之妻五命然後得受命于王自
四命以下其妻皆有司等其爵命猶君之衆子使有
司名之註謂受王后之命非也雜記夫人之不命于
天子自魯昭公始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姚氏際恆曰周禮內司服王后之六服闕狄鞠衣展
衣褖衣襲此以屈作闕以禕作鞠鞠衣出雜記以禮作展
以褖作緣按此節本多錯互君命二字不可詳据對
下當云三命然又無三命以上禕字屬誤無疑未有

再命之服與王后同者也故作僞周禮者于此疑而
難通但混曰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
緣衣而已然終以不能無別則又曰辨外內命婦之
服鞠衣展衣緣衣而已其間剽竊敷衍之迹顯然可
見不備詳鄭氏妄執周禮解禮記又不辨此文本有
脫誤竟据周禮以改之又取周禮爵命之數比儗刻
畫意煩辭費不殊說夢迄宋明諸家之解一切皆然
至其分疏內外命婦服之處尤爲紊亂遂使本意全
失今將原文及脫誤處約略解之曰王后之服褘衣
夫人之服揄狄唯世婦命于奠繭二句宜承此下世

婦畀于夫人不遽命以服于奠繭功成日命之示奬也凡后夫人暨內命婦之服如此不必上補九嬪下補御妻此屬昏義之文不足據觀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下接以有嬪有妻有妾則嬪在世婦下可見也此文但記世婦若嬪妾尤卑故略之耳其他皆從男子此概指外命婦之服言君命屈狄四句宜承此下所以分疏之也君字下命字上疑有脫字禕字誤未詳何字凡外命婦之服如此

朱氏軾曰男子居是位未必即得是命若得命則其妻即得著命服上節君命註謂女君之命未當

姜氏兆錫曰禮后夫人之下有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獨言世婦舉中以明上下也奠謂獻也凡獻物必先奠置於地也其他從男子謂外命婦也妻貴因夫故得各服其命服唯天子世婦之屬必俟蠶畢獻繭命之服乃服耳　又曰此章言王后以下禮服之制也

方氏苞曰三夫人九嬪必親受命于王世婦必累積功勤乃因獻繭就而命之其他皆從男子則自王之卿大夫公之孤以下婦從夫爵而有司命之可知矣外命婦然則內官自世婦以下亦有司等其班次以

爲服命而王不親可知矣侯國之夫人不得親受命

于王明矣而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

蓋謂違其姓氏于王而内史賜以册命耳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

以及袷聽鄉任左齊音咨鄉去聲

朱氏軾曰人右耳目不如左明故聽欲專者必側耳

君前不敢側但任左耳微向君耳

姜氏兆錫曰裳下緝曰齊頤頷也霤屋簷也侍君身

容必俯故以身則垂以齊則委地而足如踐之以頤

則垂如屋霤然以手則亦下垂而拱皆其身體之敬

也袷交領也侍君視容聽容必端故以視視則下以聽則上而其下視之式舁不過帶高不過袷其上聽之式侍在君右聽向必皆任左此又其視聽之敬也凡立者尊左坐者尊右故立必在君右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余氏必純曰以趨以走一節二節之所異不俟屨不俟車一節二節之所同皆敬承君命也

朱氏軾曰召之以三節者以三爲度也君使人召臣以節爲信孟子所謂士以旂大夫以旌是也有急事

則一使方往又一使隨後此所謂一節二節也一節至即趨往如不及趨或趨在途而二節至則必疾走以赴不言三者三亦不過走且見不待三而已走也姜氏兆錫曰疏曰節以玉爲之以輔君命而明信也凡召臣總以三節而其召之也有用二節時有用一節時急甚則二節故走稍急則一節故趨在官謂官府治事之所不俟屨者納屨追遽也在外謂其私家不俟車蓋不俟駕行矣　又曰此章言人臣侍君及赴召之禮也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

拜則走

朱氏軾曰迎字因下送字爲文非迎於門外之迎謂大夫詣士士不敢拜也禮非見國君非弔喪無不答拜者恐煩尊者之答故不拜拜送者大夫已行而後拜也

姜氏兆錫曰大夫詣士士恐其答拜故不敢拜迎而其去則拜送者禮賓出主人再拜送之賓不答拜禮有終止故也士往見於所尊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面見若尊者出迎而答拜則士走避之蓋不敢當其禮矣此以所拜之人與所拜之時明禮之不同也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姜氏兆錫曰禮君前臣名今士言於君所大夫死不名而士死則名者大夫爵尊尊重有優死之道士賤不得擬矣士言於大夫而名士字大夫者指生者而言也若既沒蓋字士而謚大夫與此以所與言之地與所言之人明禮之不同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孔氏穎達曰崔云無私諱謂伯叔之謂耳若至親則

不得言

姚氏際恒曰凡言不諱者卽二名皆不諱也或以二名不偏諱解之若然仍是諱矣恐非

朱氏軾曰士與大夫言不諱大夫之父母者知有公不知有私也爲此禮者逆知後世有無君如六卿三家者而爲之防與

姜氏兆錫曰公諱國諱也私諱家諱也此以所與諱之地與所諱之事明禮之不同也凡祭謂祭羣神也蓋因上而推言之　又曰此章言人臣尊身之辨及公私之別也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七終

浙江書局刊
鄒在寅校
許碩儒校
宋元煦校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玉藻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徵張里反趨七須反本又作趣齊鄭作薺疾私反還旋通中竹仲反折之設反鏘七羊反辟匹亦反

孔氏穎達曰鄭注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于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

作其反入至于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出車之事登車于大寢西階之前反降于阼階之前

聶氏崇義曰舊圖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二寸衝牙長三寸

朱子曰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縣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縣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交貫于瑀而下繫于兩端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又曰五音無

二則不成聲非無商音但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也

吳氏澄曰徵謂聲中林鐘角則中姑洗也宮謂聲中黃鐘羽則中南呂也林鐘爲徵陰聲之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閒二律與徵近故以徵配角黃鐘爲宮陽聲之始故居左宮三變生羽羽閒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

萬氏斯大曰徵角宮羽言佩玉之制有厚薄之分故其聲有淸濁之異五音宮最濁角淸濁之閒徵次淸羽最淸玉厚則聲濁爲宮玉厚薄中則聲濁中爲角

玉次薄則聲次清爲徵玉最薄則聲至清爲羽五音
宮爲首故左次生徵故右次生商居五之中故不列
次生羽故左次生角故右左先右後故佩玉之制亦
以相生之序一先一後也玉既合乎宮徵而君子之
趨行進退復皆有節故衝牙觸佩自然鏘鳴中律
姚氏際恒曰右徵角右宮羽本以玉聲中五音而言
今任文勢之便故去商字且取羽與下矩同韻不必
泥左右互見亦不必泥解者因五音遺商及分左右
遂多穿鑿附會之說恐不可從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周禮樂師襲之改齊爲薺按采齊肆夏皆樂曲名今

不可考黃叔暘以采齊爲即小雅楚茨肆夏爲即周

頌時邁按周禮先鄭云肆夏采齊皆樂名或曰皆逸

詩又襄四年左傳金奏肆夏杜註云肆夏樂曲名周

禮鐘師九夏鄭註云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過渠天子

所以享元侯呂叔玉曰肆夏繁過渠皆周頌肆夏時

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觀此采齊肆夏諸家或

爲樂曲或爲逸詩惟呂氏指肆夏爲時邁不無武斷

黃氏蓋從呂氏之說也若采齊則從未指爲何詩者

鄭氏曰齊當爲楚薺之薺此据周禮薺字爲說耳孔

氏曰齊當爲楚薺之薺者按詩小雅有楚茨篇此作

齊字故讀爲楚茨之茨音同耳其義則異觀孔此說
明以宋齊爲非楚茨矣黃乃仍取楚茨以實宋不益
妄乎後儒皆漫同其說從無考其來歷者故辨于此
朱氏軾曰規所以爲圜矩之彨句曲周旋由南而北
又轉而南其旋轉有似規折還由南而北又由北而
東其折轉有似矩
陸氏奎勳曰集說用註疏以徵爲事角爲民故在右
右爲動作之方也宮爲君羽爲物君道宜靜物道宜
積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方氏云右佩陰也而聲
中宮羽之靜其義該矣吳草廬云林鍾爲徵陰聲之

首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閒二律與徵近故以徵配角黃鍾爲宮陽聲之始故居左宮三變生羽閒二律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無商者周樂不用商調也草廬之說兼能審音故備錄之然余謂音不用商未免涉于忌諱此周所以終失之弱　又曰今說云采齊卽楚茨取所云禮儀卒度式禮莫愆也肆夏卽時邁取所云莫不震疊式序在位也肆夏之非時邁余于詩學詳辨之王伯厚詩考以采齊爲逸詩余謂采齊亦九夏之一疑卽所云齊夏據禹貢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則所云采齊者蓋言內

臣之畢集也杜子春註九夏讀齊爲齋因謂夫人祭
奏齊夏其說未足爲憑
姜氏兆錫曰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不言商者
避之也周禮大司樂五音並無商趙溥曰商聲金有
殺聲周家本德避所尅故祭與佩玉並去之朱子曰
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無商音但無商調先儒謂商
調是殺聲是也左右之義舊爲徵爲事宜動角爲民
宜動佩在右右動作故也宮爲君宜靜羽爲物宜積
佩在左左無事故也方氏謂徵角爲陽主動宮羽爲
陰主靜右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陽也而聲中宮

列之靜佩以爲行止之節也按二說一取分而順之
之義一取合而制之之義說皆可通方氏爲得之
又曰采齊肆夏皆詩名趨急而采齊詩則和行緩而
肆夏詩則嚴故各歌以爲節也中規圓也中矩方也
進則略俯如揖退則微仰如揚動容得宜如此故玉
之鳴鏘然可聽也鸞和皆鈴也乘車鸞在衡和在軾
田車和在軾鸞在鑣　方曰心內也而言入何哉蓋
心雖在內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
任氏啟運曰步之徐趨因乎事之宜當乎理之節非
可畫一地以限之且其所謂中者亦謂急而不至于

促緩而不至于怠與此樂節合耳未必有人隨之歌詩也朱子曰周還直行而復回來其回轉處欲圓如規折還直行又復橫去其曲折處欲方如矩進而前其身略俯如揖退而後其身略仰如揚如此則佩玉之聲自鏘然而和矣鈴在式曰和在鑣曰鸞車既鸞和行又鳴佩玉和平之音不絕于耳則心亦自化于和平而非辟雜自生矣方愨曰心在內而言入者有物引之以出及其入則與物俱入矣蔣永修曰惟行中節也然後玉聲和惟玉聲和也然後非心格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

綪結佩而爵韠（齊側皆切 綪側耕切）

姚氏際恆曰君在不佩玉鄭氏意以臣未可通可謂世子此臆解也本文無世子之文且亦無君在臣得佩玉而世子反不得佩者

朱氏軾曰鄭註云出所處而君在出字對下居字所處謂所到處明非在朝也不佩玉去而不佩也言不佩玉則佩器可知矣左結右設俱謂事佩註云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又云結其左者若于事有未能也蓋世子有代君之嫌不惟不敢言德即事亦未敢謂盡能勝任也居平居不在君前時也設

佩無不設也朝謂公朝當冠裳蹌蹌之會以世子側身其閒若盡去德佩不惟于朝堂之儀有未合亦非所以肅觀瞻而示羣臣也故德與事兼設而結其左焉設者爲朝結者爲君也朝則結佩句緊承上文謂居設佩朝亦設佩但有所結耳註謂亦結左蓋在左之德與事皆結也齊則績結亦兼德事二佩

姜氏兆錫曰君在謂世子在君所也不佩玉非去之也結璲佩綬不使玉有聲而已設佩舊謂觿燧之屬所謂事佩也居謂內庭朝謂外朝以申明不佩玉之意也　又曰輔氏曰結佩不敢比德也設佩不敢忘

事也居恐其略故設佩朝恐其儆故結佩無非教也
又曰因上文而推言之也綪屈也謂結其綬又屈
上之也爵韠即前爵韋本士之服但齊則雖君大夫
亦降而服之猶結佩之意也
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
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姜氏兆錫曰唯喪居則直去之又不止結佩矣疏曰
凡佩玉上設一玉曰衡下垂三組貫以蠙珠其左右
組之下端各懸以璜中組之下端則懸以衝牙衝牙
形似牙動則衝牙左右觸璜而爲聲也詳見朱子詩

傳故謂喪之屬也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綬音受純讀爲緇側其反瑜羊朱反綦音其瓀而兖反徐又作碝同玟武巾反又作砇同緼音温

陳氏澔曰象環五寸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

姚氏際恒曰白山玄水蒼以玉之色言瑜瓀玟以玉之質言玄朱綦以組綬之色言純緼以組綬之質言緼即纁說見上緼敵正見古文參差不板之妙鄭氏改純爲緇解緼爲赤黃必一洌以爲色是不知古文之法矣且

組綬皆言色玉何以不皆言色又足證也孔子佩佩象環五寸耳記者併記於此亦見古文結法饒有別趣後儒遂多方講論殊無謂又按世子綦組綬而孔子亦然則記文所言似亦不必盡拘矣

美氏兆錫曰山玄水蒼者玄如山山蒼如水也美玉曰瑜石次玉曰瓀玟綦雜文也　又曰象環象骨爲環五寸其廣也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大夫士皆各有珮而孔子又去喪無所不佩者也疑此與玉兼佩之舊註謂燕居所佩也　又曰此章通言佩玉之制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并必正反紐女丑反

徐氏師曾曰前言弟子縞帶則此亦縞帶以錦爲紳并紐也

姜氏兆錫曰節禮節也紳紐見前蓋父在之飾也

方氏苞曰童子多具大父母飾以朱錦蓋用爲親歡又發揚其志氣使知興于道藝而欲爲秀民矣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姚氏際恆曰問喪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較此加詳少儀曰童子曰聽事與此同

姜氏兆錫曰不裘帛見內則不屨絇舊謂未習行戒也一云不盡飾也　又曰無緦服謂雖有緦喪不爲之服但往聽主人使令而已問喪謂童子不緦惟當室則緦是也不麻謂免而深衣不加麻絰以明無緦服之制其無事則立侍主人以待命又以明聽事之儀也　又曰不敢獨入以見恐煩長者爲禮也　又曰此章言童子服儀之節也

方氏苞曰知其哀情之不能稱而空加之服是使習于欺也觀此則知先王制喪服之義矣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

也客飧主人辭以疏

姜氏兆錫曰客當盛饌則祭既食則飧禮也主人謙以辭客亦禮也疏之言麤也麤疏則不足祭與飧矣分言之互文也　又曰此章言燕食尊卑之體與凡賓主之儀也

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姜氏兆錫曰醬食味之主也主自設則客亦自徹禮也　又曰一室之人同居而共事者壹食之人同事而聚食者二有無分賓主故但推少者一人徹之而

已　又曰婦人不徹者不勝事也　又曰此章悉言
徹饌之禮也
方氏苞曰註謂婦人質不備禮陳氏集說遂謂弱不
勝事非也特牲饋食宗婦徹祝豆籩徹主婦薦俎少
牢饋食告利成後婦人徹室中之饌周宗內宗薦加
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傅籩豆外室佐王后薦玉豆及
以樂徹亦如之質不備禮弱不勝事之說不可通決
矣古無奴婢事舅姑者即子婦也朝夕盥饋或夫婦
偕居室子女尚幼非婦徹而誰哉此所謂燕食蓋有慶
事而女賓衆至或宗婦合食既不可立一人爲賓而

獨與之爲禮若主婦一一自饋衆賓一一自徹則不勝其擾而義無所取故使內御者婦贊者中代徹而不敢以煩賓也

李氏光坡曰特牲少牢皆有婦人徹之禮此不徹者惟燕食耳註云婦人質不備禮是也非不勝事之謂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姚氏際恒曰玉藻後言多與曲禮文異義同如弗致于核卽曲禮有核者懷其核之意弗致于核猶弗致其核耳或訓致爲極謂不齧至核不應與曲禮異也

姜氏兆錫曰古人嘗藥嘗食恐其不善也果實生成之味故後尊者而食若火熟者則先嘗之也　又曰此章言食瓜果之屬之禮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

姚氏際恒曰有慶上下疑有闕觀下有憂者可見

姜氏兆錫曰舊註有慶句非君賜不賀句今考定有慶句非君賜不賀有憂者句　又曰本條多疑義舊載二說君賜如爵命車服土田之類也卿大夫士家設有喜慶之事若是君命所賜則當賀否則不賀此一說也又一說有慶而君亦慶而賜之則人致賀君

無所賜則不必賀也有憂者三字之下有闕文今玩
文義本文不賀二字合連有憂者三字爲句始得凡
人有喜慶則人賀之若有故而居憂必有君賜而後
賀之非是則否蓋人有憂雖有可慶不賀此以親爲
重禮之正也若有君賜則雖有憂亦賀此以君爲重
禮之權而不失其正也且有慶有憂在已賀否則在
人自有憂者之心而言雖終身不賀可也自其人有
慶更重于君賜而言人則慰其憂而以君命賀之亦
可也此仁之至義之盡而禮蓋有起于不得已者若
如舊說以有憂者三字爲闕文而不屬上爲義毋論

下三字失解猶不思凡人無憂患之時事固有可慶而賀者而謂非君賜槩無所賀于理通乎考崑山徐氏經解凡記文舛譌多鄭氏更定此篇尤甚然如此條乃原文自相聯初非闕誤也凡書必反覆義禮至必不可通則闕之若妄託于闕疑而轉致經義晦蒙殆與不知闕疑者均也

方氏苞曰君有賜而已無慶不賀也已有慶而君無賜亦不賀也違此則賀者爲諂受者爲驕矣

孔子食于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姚氏際恆曰觀論語孔子待陽貨之禮猶婉曲如此

其待季氏未必爾若云待以非禮則不食可也奚必餔歠若是乎此疑附會之辭

姜氏兆錫曰禮客將食而祭主人必與辭客食先胾次殽次以飲澆飯而飧今主人既不辭故孔子不食肉亦不澆飯而爲飧所謂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也詳見家語曲禮子夏篇舊註頗失之　又曰此二章皆禮節行止之權衡上章義裁于君親本章義酌于賓主也

方氏苞曰季孫之用孔子蓋將以便其私圖而未知孔子之能從與否也故食孔子而故違于禮以微試

焉孔子蓋如見其肺肝矣故亦以無禮答之示雖一飲食之微苟違于禮雖令不行也與取瑟而歌使孺悲聞之同義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王氏圻曰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若依註作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于其君待君命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此說難通

姚氏際恆曰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鄭氏謂卿大夫

受賜于天子者歸必致于君君有命乃服之如此為解與上更端起義甚迂陸農師以為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拔命與賜字義有別以命作賜混輔漢以為君雖賜之而未有命使之乘服亦不敢乘服夫賜即有命矣命與賜又不當如此分疏應子和以為臣聞君命則必謙遜而致辭辭焉而又命之然後乘服以拜亦多曲折愚按命是爵命之數君所賜車馬衣服合爵命之數乃乘服以拜賜若未有此車馬衣服之爵命雖賜之但拜賜而弗敢乘服也

姜氏兆錫曰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詣君

所而拜謝其賜敬之至也　又曰朱子曰二賜字句絕　又曰此承上文而言乘之服之之禮也慶源輔氏曰乘服以拜賜所以榮君賜也然君雖賜之而未有命賜之乘服不敢即爾也其敬之有加無已如此

又曰舊註曰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而受天子之賜則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也左傳杜洩將以路葬叔孫南遺謂季孫使舍路杜洩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路可舍乎此其事也愚按如舊註亦得然玩節首文似不足考慶

源輔氏以本節直接上文文義爲順宜從之　又曰

據按也謂覆左手以按右手也致至也頭及手俱至

地也　又曰已拜受于家而明日又往拜謂之再拜

即上文拜賜是也酒肉賜輕惟拜受于家而已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姚氏際恆曰別尊卑也方性夫以與與賜對謂在君

子賜之在小人則與之而已解者多從之因謂將之

以禮曰賜惠之以物曰與按賜與從來通用論語與

之釜與之粟五秉非與小人也又與予同小雅雖無

予之及天子所予豈言小人乎

陸氏奎勳曰與屬虛字固不可對賜字陳用之以勞還率歌出車勞還役歌杕杜爲證余謂周時師出則歌采薇師還則歌杕杜若出車屬宣王詩專美南仲與六月之美吉甫采芑之美方叔自爲一類其謂以勞還率者乃小序之曲說亦不足憑

姜氏兆錫曰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曰賜小人曰與貴賤殊故不同日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于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巳也葷許云反茢音列去起呂反爲于僞反

徐氏師曾曰造于膳宰不言拜恐授小臣時不必拜

姚氏際恒曰皆再拜稽首送之者大夫使宰于家再拜稽首送之士親則于君前或君門再拜稽首送之皆字指大夫士言第拜送之處不同耳孔氏曰雖大夫使人初于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于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按此本言大夫士禮若宰爲將命小臣其至君門拜送與否言禮者何必及之且拜送一言宰一言士亦失皆字語氣

張氏未詳名亦疑拜送不當言宰然以爲大夫拜送其宰衆士獻則使一人親往故亦拜送之又迂鑿

矣

姜氏兆錫曰大夫不親往而使宰者恐君降禮而受獻也士賤則得自往矣皆再拜稽首送之者大夫初遣宰時已拜送及宰至君門以所獻授小臣又拜送士親獻亦然也膳美食也葷辛菜苅苕帚膳宰主飲食者也方氏曰膳必用葷桃苅者防不祥之物或干之也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苅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苅去其二者葷惟桃不可去焉又以不敢專達而必待主膳者達之此所以皆造于膳宰也　又曰釋所以不親獻而使宰

之義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

士拜受又拜于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于其

室敵音狄

徐氏師曾曰于士言弗答拜則大夫爲答拜而退可

知

姚氏際恆曰孟子曰大夫有賜于士不得受于其家

則往拜其門言大夫使人賜也此云大夫親賜士士

拜受又拜于其室言大夫親賜也故與孟子言大夫

使人賜異此又云敵者不在拜于其室亦言敵者親

賜也故與孟子言大夫使人賜同大抵皆與孟子合
姜氏兆錫曰言受賜之大夫明日往君門拜賜及君
門小臣方入白大夫即拜以退而不待小臣出報亦
恐君召進而答拜也士則君不答拜故士拜畢必待
小臣傳君之諾報而後退其時士又拜君之諾而君
亦終不答其拜也　又曰又拜于大夫之室者比於
君賜弗服其衣以拜則下于君賜也　又曰敵者謂
泛常敵體之人也其相饋也主人在家拜受則不復
拜于來饋者之室時或不在則還家必往而拜之若
朋友義重則非祭肉不拜矣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
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于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
拜之
徐氏師曾曰有獻而弗敢以聞卽造于膳宰之義
朱氏軾曰弗以聞卽上節造於膳宰意雖面見不敢
以告也　又曰非賜不賀亦謂不承賀也
姜氏兆錫曰謂不敢直言獻於尊者也如云致馬資
于有司及贈從者之類皆委曲降下之詞　又曰承
受也士于大夫尊卑遠故有慶不敢受其親賀下大
夫與上大夫尊卑近故可受也　又曰方氏曰不敢

私交私受故也　又曰此章類言受賜進獻禮拜之
節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吳氏澄曰此章前後有四充字記者雜取非必出于
一人一時之言然其意亦不異葢充者備也滿也備
滿有盛之義焉不充其服如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
之冠自抑損而不充盛其服也服之襲也充美也使
美藏于內而不露美之在內備滿充盛也若露裼衣
而見其美則不得爲盛矣臣之於君不敢以充盛自
處惟自抑損乃爲敬君故臣以見美不充爲敬也不

敢充服不充亦同此義

萬氏斯大曰此謂郊時也王衣大裘袞衣以裼之郊特牲所云王被袞以象天是也袞外更襲以衣是之謂充美路車郊特牲所謂素車卽木路也蓋大路也素車也路車也木車也一而已矣

姚氏際恆曰前云服之襲也充美也此云禮不盛服不充卽此義蓋禮盛服充故大裘不裼而襲也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襲此爲說然但云服大裘殊混鄭反据彼證此益混

姜氏兆錫曰充充美也與前章不充其服義別蓋禮

之極至者以充美爲敬而不以見美爲敬故大裘祭天則不裼而欲掩塞其美而其乘路車以往則亦不式而欲專一其敬也按此條乃前章禮服之制與上下章不屬當是錯簡或曰子之事父君之事天一也此連類之義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唯于癸反徐以水反癠才細反

鄭氏康成曰不諾不趨至敬也易方爲其不信己所處也復反也不易方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疏節

言非至孝也瘠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是也

姚氏際恆曰疏麤同疏節猶言麤節人人可行非精微之義也鄭以為非至孝孔以為疏爵之節孝必不篤非

姜氏兆錫曰應辭唯速于諾行步走速于趨也　又曰瘠病也出易方復過時則親必將憂已色容盛必已不知憂親疏猶粗也凡此奉命之肅出游之謹侍疾之勤蓋常行粗俗之禮而已以見人子更不可違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毋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姜氏兆錫曰不能猶不忍也杯圈屈木所爲若巵匜之屬手猶留潤澤之迹口猶被潤澤之氣所以不忍讀不忍飲也　又曰此章言孝敬之實也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萬氏斯大曰按聘禮行聘享時賓介皆入門左此公事自闑西也及行私覿賓入門右擯者辭乃入門左上介亦然士介初入門右擯辭士介不敢入門左卽

于門外拜送是私事不皆自闑東也禮特言其初耳

姚氏際恆曰大夫中棖與闑之閒上下皆有拂字此亦當是拂棖與闑之閒今省拂字又上曰介不曰卿下曰大夫士不曰中介下介古人文參差不板如此

姜氏兆錫曰上謂兩君之相見也門大門也介謂賓上介主上擯也闑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者門兩旁長木所謂楔也蓋君入當棖與闑二者之中閒主君在東賓在西主君上擯在君後稍近西賓上介在賓後稍近東而各拂門中之闑其大夫之爲擯爲介者各當君後而士之爲擯爲介者則各拂東西之棖也

又曰此此則謂卿大夫之來聘也入不中門謂入門稍東而近闑也闑門限也聘享謂之公事故入自闑西用賓禮也私覿私面謂之私事故入闑東從臣禮也　又曰此章蓋言朝聘之儀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圈舉遠切又去阮切豚士本切足齊音咨剡以漸切陸農師讀圈豚並如字圈屬上句豚屬下句

姚氏際恒曰君與尸尊其行宜緩故接武鄭謂君與尸同行非也大夫繼武士中武此又大夫士徐行之

法鄭亦謂大夫士與尸同行益非也徐趨皆用是總結上謂君與尸及大夫士徐趨之法皆各用此接武繼武中武也趨即行徐趨疾趨即徐行疾行陳可大謂或徐或趨非也圈豚行弁行執龜玉此又歷舉行之之法鄭于此下仍各分徐趨疾趨非也圈豚行据文義自謂旋轉之行取況圈豚陸農師以圈字屬上句殊鑿端行直行也弁行未詳孔氏以弁為急未知是否郝仲輿以爲弁槃通遊散貌無据陸農師又以端行爲玄端弁行爲爵弁皮弁豚行爲冕尤鑿

朱氏軾曰舊註謂接武繼武中武爲君大夫士與尸

行之節愚竊有疑焉不言尸行而言與尸行不知行
在尸後乎在尸前乎在尸前緩則尸過之急則尸不
及也在尸後急則過尸緩又不及尸也假如大夫士
助祭于君同與尸行不知將何如也細玩當是君行
與尸行皆接武尸尊故與君同大夫以下位愈卑行
愈速也徐趨行也趨有所事而前也二者皆接武繼
武中武也趨與徐同其爲緩趨可知若有急事而疾
趨則數發起不拘武之接與繼中但手足無移耳足
無移者不東以西不南以北也手無移者張拱端好
也此言趨之節也行較趨急謂走也圈豚行者圈轉

也上轉而下直轉而橫所謂周還折還是也豚讀如字方氏謂豚性散圈之則回旋而走也不舉足者曳地而不高舉與下起履對足不舉則衣無撥齊如水之平流也端謂一直而前無所旋轉也頤霤身小折則頭臨前頤如屋霤之下垂其進則如矢之直也弁行疾走也剡剡身起也字從火如火之燄起向上巽於水之流下也舉前曳踵卽不舉足之意但更加敬慎耳一說首段言徐趨次段言疾趨圈豚行形容徐疾之狀端行弁行形容疾趨之狀亦通

姜氏兆錫曰君通謂王侯也中猶閒也接武二足相

躡每蹈於半不得各自成迹君尊故禮肅也繼武則兩足迹相續大夫漸卑故步稍展中武每徙足間其空地容一足迹士極卑故步益廣也徐趨皆用是謂君大夫士或徐或趨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徐則接武或繼武而趨則中武也　又曰移易也承上言若遇事又當疾趨則履頭欲發起而更不以中武爲限但手容則必恭足容則必重不可低斜而易常度也舊注以疾趨卽爲中武按則字文義卻非并蓋上文徐趨之趨單指趨而言猶所謂一節以趨此疾趨則所謂二節以走也　又曰舊說圈轉也豚之言循也葉

其行曳轉其足循地而不舉也方氏謂羔性聚豚性散圈之則聚而迴旋於其中矣故取以況也齊裳下緝也席上謂未坐時行於席上也言所謂圈豚行者足則曳轉而不舉身則俯折而其裳委地如流而在席上亦如之也　又曰端直也直身而行頭稍臨前故頤有霤垂形而步如矢直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急行則屨恆起矣一說端謂玄端弁謂爵弁皮弁行容各稱其服也　又曰踵足後跟也前舉後曳行不離地如有所循也蹜蹜足促狹貌執玉皆重器故敬謹如此

方氏苞曰註疏指不分明陳氏集說遂謂君大夫士與尸行之別非也特牲少牢禮尸入主人待于階閒而不爲禮尸旣入祝繼入然後主人從之從無與尸同行之禮葢至獻薦時然後主人覲尸猶祖考者同行於庭中則尸予行也孰先孰後難讓難辭故唯揖立以待其入此聖人運用天理也士大夫且然況君乎此言至尊尸象先君亦至尊故在廟之接武同大夫士則各有差等耳記曰君迎牲而不迎尸正所以昭揭此義也陳氏集說或徐或趨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非也趨有疾有徐疾趨則豈可接武繼武哉惟

徐趨始可用是爲節耳國策左師入而徐趨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姚氏際恆曰惕如字鄭從易音傷非

姜氏兆錫曰惕直疾也蓋行於道路回枉則失容舒緩則近惰故然也齊齊嚴正貌濟濟詳整貌翔翔安舒貌此則因乎朝廷也　又曰此尊言行步之容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 齊音咨又側皆反遬音速

徐氏遜曰德音闇

朱子語類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朱子曰即此便是涵養本本這裏不是存養更於何處存養

姚氏際恒曰告字疑誤

朱氏軾曰立容須兼諸美若手足頭目閒一事有失則立不足觀矣故立容曰德謂諸美皆備儼然有德氣象也

姜氏兆錫曰舒遲閒雅貌齊如變變齊慄之齊遬者謹而不放之意此總言所接之異容也　又曰重不輕佻也恭無慢弛也　又曰端不睇視止不苟動靜

不妄發　又曰無傾顧則直似不息故肅　又曰德者應氏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氣象也莊矜持貌

又曰說見曲禮此坐如尸以上備言所發之異容也

燕居告未詳舊說燕居于家與告語於人皆欲溫和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教也然文義不甚協或疑告爲容字之譌與下祭喪戎等容義類相通恐或然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姜氏兆錫曰論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也詳見祭義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陸氏奎勳曰鄭註以顛顛爲憂思貌梅梅爲不審貌

俱未入細家農師云顛顛摧殞貌梅梅悲酸貌目張

則瞿瞿收則梅梅

姜氏兆錫曰纍纍羸憊貌顛顛憂煩貌瞿瞿驚遽貌

梅梅猶昧昧蒙瞀貌繭繭猶綿綿低微貌皆喪容也

方氏苞曰莊子知北遊篇媒媒晦晦睡寐之貌也想

周時方言有此而傳寫或作媒或作梅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淸明

姜氏兆錫曰暨暨果毅貌詻詻嚴飭貌顏色嚴厲而

莊肅視瞻榮徹而明審皆軍容也此以上指言所處

之異容也

立容辨卑毋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顚實揚休玉色辨讀爲貶彼檢反又方犯反讇音諂舊又音賢

吳氏澄曰舊註以立容辨止玉色合上戎容四句共爲一節今按上文記喪容先總一句乃分三句記喪之色喪之視喪之言記戎容亦先總一句乃分三句記戎之言戎之色戎之視喪容之哀先觀顏色故色容先於視言戎容之嚴先在號令故言容先於色視立容以下五句於戎容無所當宜別爲一節

姜氏兆錫曰貶卑者抑乎常若有以自下也然必以

正爲貴若側容媚色則諂矣所謂立容德也必中所謂頭容直也　又曰嶷然如山亦立容也時行則行通指行容惕惕三者而言所謂足容重也　又曰顛讀爲塡塞之塡實滿也揚讀爲陽休與煦同言人當養氣使充盛塡塞於內故其息若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也玉溫潤而栗色之積中發外者似之二者蓋氣容色容極至而莊與肅更不足以盡之矣此以上申言所發之異容也

方氏苞曰惟立容應有辨別如對君父接賓客莅官臨民各有當然之則不可混也　又曰盛氣塡實于

中則休美發揚于外也顏色如玉卽休美之外揚者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姜氏兆錫曰一者無對之稱　又曰天子三公一相治內主六卿而二伯治外主五服蓋股肱之臣宣力四方者也　又曰某土某屏指其封土而言某其名也屏者藩屏之義邊邑地遠所以蔽內捍外也　又曰孤猶寡之意也按曲禮曰天子下達自稱與擯者異稱此或舉自稱或兼舉擯詞且其自稱與擯又多

與曲禮異者而錯舉之與

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

姜氏兆錫曰適而傳世者謂之世子餘但稱公子而已孽之言枿猶木生之餘也故自稱之　又曰驛傳以供急遽之令士賤備役使故自稱也大夫之家臣稱私士非其臣猶其臣故自稱外私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適丁歷反

孔氏穎達曰出使之臣在客曰介當云介而云擯者謂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已為主人故稱擯

也且擯介散則通

姚氏際恆曰此節于曲禮有不合者不必比儗求合

上大夫曰下臣至末皆言出使對他國君自稱及擯

者之辭也註疏以自稱爲對巳君非

姜氏兆錫曰寡君之老者從謙寡大夫者從質

李氏光坡曰自此至外私其上句皆是自稱于巳國

之君有擯者曰則對他國之辭於大夫亦謂自稱于

大夫也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姜氏兆錫曰舊註使去聲大夫私事使句絕私人擯

句絕今按使如字大夫私事句絕使私人擯句絕
又曰私事謂奉命行聘之類正禮已畢而以私事通
其國君卽儀禮所謂習公事不習私事是也私人隨
行之屬臣不謂之介而謂之擯者蓋擯相之通稱也
惟私事故使私人擯而其擯詞亦無問上大夫下大
夫皆降而稱名矣以非正禮故也舊註私事謂非行
聘禮而以他事奉命往使鄰國也夫既奉命而往使
則不得謂之私事明矣且其儐以行聘爲公而以他
事奉使卽爲私則如春秋所載會盟慶賀弔唁送逆
之屬皆謂之私乎其誤總在以使字發爲去聲而以

私事使爲句故不免溺其義也又其註云隨行之人當謂之介而曰擯者在賓館而主國致禮則已爲主人故也然如此節下文公士擯句何又註云正行聘禮則以公士爲擯乎豈正行聘禮亦在賓館而謂之擯乎其自矛盾抑甚矣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姜氏兆錫曰公士謂公家之士蓋奉使行聘之類必以公士爲擯也故爲下大夫擯則稱寡大夫爲上大夫擯則稱寡君之老其與擯詞稱名者異矣以非私事故也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賔也

姜氏兆錫曰賔讀爲擯者諸大夫爲命使而有所往必使公士作擯也讀如字者謂擯雖爲命使執事實同爲賔故必與爲賔也　又曰此章言天子以下稱名之禮也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八終

浙江書局刊

鄒在寅校

許碩儒校

宋元煦校